

名作家记

张守仁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作家记 / 张守仁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302-1925-6

I. ①名…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5982号

名作家记

MING ZUOJIA JI

张守仁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925-6
定 价 5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

从 80 年代至今三十多载过去了，“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我和他们打过交道的、给《十月》写过稿的，如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羨林、钱钟书、杨绛、冯牧、陈荒煤、吴伯箫、李准、林斤澜、冯其庸、刘绍棠、骆宾基、张贤亮、张一弓、张天民、张笑天、余易水、章仲锷、史铁生、程乃珊、苇岸、胡冬林、张弦、张玲、秦志钰……先后离世。

我时常怀念他们。

我永远感激他们——《名作家记》自序	001
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汪曾祺	011
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	027
王蒙：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	051
看着铁凝一路走来	073

兰心蕙质的冯宗璞	093
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103
世间已无张贤亮	127
贾平凹和他的散文	141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我	163



我梦见了逆境中独行的余易木 179

张一弓，河南文学的旗帜 193

陈祖芬那雪一样的童心 207

冯骥才半天的艺术生活 221

陈建功早期的写作方式 227

怀念吾师冯其庸 233

邓拓与《燕山夜话》 245

怀思陈荒煤 261

文坛一号伯乐冯牧 267

我在孙犁家里 285

简记吴伯箫	291
沿着徐志摩的足迹	295
大学者钱锺书和杨绛的人生风采	303
冰心——一朵美丽的晚霞	313
回忆我和管桦的友谊	319
从维熙苦难结出了文学硕果	327
大地的歌者——苇岸	333
忆青年诗人骆一禾	347
张洁的天真、向往与决绝——从《拣麦穗》谈起	353
程乃珊的微笑	359



萌娘、唐敏的代表作	365
到密歇根大学看望李陀	373
写作机器张笑天	379
“海碰子”邓刚	385
郭雪波和沙漠	395
生态文学先驱者——徐刚	401
我有个亲人胡冬林在长白山	419
“文学摆渡人”崔道怡	431
怀念和章仲愕在一起的日子	451
在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地方	459
我和张弦一家人	469
跋	500

我永远感激他们

——《名作家记》自序

在首都文学界纷纷庆祝《十月》创刊四十周年、欢度这一文坛节日之际，不禁回想起1977年夏天，我、王世敏、章仲锷三人，在山东济南南郊宾馆商议出版一本大型文学杂志，以打破封冻的坚冰，吹响文艺的号角，迎接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到来。

当时想了许多刊名，先后提议的有《东方》《东风》《首都文学》，全被否定，最后王世敏想出《十月》的刊名。我眼前一亮，说这个名字富有意义：十月革命发生在1917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在193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1949年10月，打倒“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章仲锷也赞同，说“十月”还能表示金秋丰收的喜悦之情，以此园地迎接作家们归队后的创作高潮。我们三人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冲出禁区，思想领先，让新办的刊物走在时代



张守仁

前面。

王世敏当时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他办事果断，有权调配人力，回京后立即挑选黎汀等人筹备班子，组织稿件，请故宫博物院书法家写刊名。经过一年多策划，《十月》创刊号（当时以书代刊），终于1978年8月问世。这是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个大型刊物，新华社立即播出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由于第一期登出了茅盾、臧克家、杨沫、李准的稿子，由我编发了刘心武冲破禁区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由黎汀在“学习与借鉴”栏目里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等赏析文章，故刊物大受欢迎，各地读者奔走相告。

紧接着佳作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十月》编辑部：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冯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羨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

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鬃毛》、梁晓声的《雪城》、高行健的《车站》……好稿多得用不完，佳评如潮。当时《十月》刊发的许多中篇小说被人转载，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京剧、评剧，导致《十月》发行量节节攀升至六七十万，成为当时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读者来信堆积如小山，只能用一条条麻袋来装。公众场合常能听到人们议论《十月》新发的作品；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常提出要添购《十月》，以满足大学生急切的阅读需要；湖北一位作家作品获奖，宝贵奖品竟是一本《十月》。《十月》成了文坛的精神高地，全国有百多家杂志，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春天、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两次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共有三十部作品获奖，其中就有十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十月》上，得奖数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巴金老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撰写《致〈十月〉》一文，表扬“《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于2003年12月初写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说：“《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我经历了《十月》从创办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因而我和众多作家有了频繁接触、深入了解的机会。我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无不涉及。

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最使他们激动、最难忘、最擅长、最拿手的题材，因而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使《十月》在众刊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从80年代至今三十多载过去了，“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我和他们打过交道的、给《十月》写过稿的，如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羨林、钱钟书、杨绛、冯牧、陈荒煤、吴伯箫、李准、林斤澜、冯其庸、刘绍棠、骆宾基、张贤亮、张一弓、张天民、张笑天、余易木、章仲锷、史铁生、程乃珊、苇岸、胡冬林、张弦、张玲、秦志钰……先后离世。我时常怀念他们。

回忆往昔，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前辈们的嘉言懿行、为人作文，足资楷模。我牢记着南方旅途中和汪曾祺共居一室时他对我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如水，波涌推动，前后相连，不可切割。我早年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打印过程中有一幕戏的原稿弄丢了，打字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安慰她，叫她放心，便坐在打字机旁，从那场戏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我所以能背，因为文章内流贯着节奏和韵律。

1992年春天，我和徐迟、王元化、丁宁、江波、涂光群、李天芳等十多位作家聚在深圳西丽湖畔度假，临别时大家排列在“创作之家”门前草坪上合影留念。七十八岁的徐迟年纪最大，竟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孩童般天真可爱，毫无大作家架子。我钦佩前辈师长们的学养深厚、知

识渊博。1961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晚报》不久，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带领副刊部主任顾行和我到京西调查、寻找“燕山夜话”的素材和题目。他站在一幢古建筑废墟上，俯身捡起一块黄琉璃瓦碎片对我和顾行说：“琉璃瓦古称缥瓦，唐宋时代就有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者王子韶都在他们作品中提到过。除琉璃瓦外，封建贵族们还造过铁瓦、铜瓦、银瓦、金瓦。但底层老百姓只能在屋顶上铺上石瓦、竹瓦甚至稻草，有的甚至头无片瓦、足无寸土。可见即使一块瓦片，如对它深入研究，会发现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1991年4月，“云南通”冯牧任采访团长率领我们到彩云之南采风。参观玉溪北门街3号聂耳故居时，他竟如数家珍般给我们十多位作家当起了导游。他说：“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父亲聂鸿仪开过一间‘成春堂’小药铺。聂耳小时候爱听民间音乐，爱拉民族乐器，学谱曲子。后到了上海，1933年，他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根据田汉被捕前，匆忙写在香烟纸盒上的歌词，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唱的《国歌》。”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诗人骆一禾对《十月》诗歌栏目的创造性贡献。是他首先在《十月》上编发了海子、西川等名诗人的作品。海子铁轨上去世后，他奔赴山海关，料理海子丧事，接待、安抚他的父母，搜集、编定他的遗稿，积劳成疾，于1989年炎夏，以二十八岁的芳华青春，遽然离开了我们。我尤其感动于史铁生临死前捐献了自己的肝脏、角膜让患者复活、复明；又捐出脊椎、大脑，供医院研究。面对如此大

爱，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才配赞美他那高洁的灵魂。我记起了爱笑的程乃珊在上海她那“蓝屋”“丁香别墅”般的花园洋房里，向我诉说家庭的重要：“人生在世，应该有个温馨的家庭。家好比是人的大后方、根据地。有了美好、和睦的家庭作为宿营地，一个人在外奔波，即使再苦再累，也无后顾之忧。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和谐的家庭，而能全神贯注于事业之中。我甚至认为：‘文革’中那些挨斗、挨揍的名人，因同时遭受家里亲人的斥责、批判，才走上自尽的不归路。”我赞赏京郊昌平的苇岸、吉林长白山的胡冬林，是他们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倡实践大地伦理学，一生钟情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把它们视作亲人般精心呵护、百般珍惜……

2004年1月，我到芝加哥探望女儿、外孙时，接到文友李陀从安娜堡（Ann Arbor）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到他执教的密歇根大学一游。域外遇故交，我欣然前往，乘火车在雪原上穿行四小时抵达安娜堡。李陀和他教比较文学的夫人刘禾等在车站上迎接我。当晚，在寓所外朔风呼啸中，我们围着壁炉，吃着烤白薯，回想设立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北京文学联络站的往事，以及我和陈建功走了许多路寻找到李陀在小西天附近平房里的家，听他朗读刚写出的短篇小说。那晚长谈中，李陀对我说，现代文学资料书一本本出得不少了，建议我写写当代作家的故事，记下他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创作特点。尤需注重时代细节，让当代文学形象化、具体化、鲜活起来，显示它的呼吸、脉搏和体温。把当代文学

实况血肉丰满地详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是你和崔道怡、章仲锷等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全过程的老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那时至今又过了十四载。直到今年才完稿的这本《名作家记》，实乃履约包括李陀在内的众多文友们对我的嘱托和我自己的承诺。

我所交往的、经历苦难的作家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身怀一腔爱国心。他们关切着可爱祖国母亲的命运，幸福着她的幸福，痛苦着她的痛苦。跟他们接触多了、深交了，我感悟到：所谓爱国，就是爱我们脚下的绿色土地，爱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鹤，爱白鹤飞往的、远方黛黑的山岚，更爱锦绣河山上勤劳、实干的伟大人民。因此，我对那些以民为本，将自己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学园地里辛勤笔耕，且给予我温暖、友情和支持的作家朋友们，永怀炽烈的感激之情。

是为序。

2018年10月

